

家世

谈家世，先从姓罗谈起。考罗是春秋时江水汉水之间的一个小国，与楚同族，后为楚所灭，后世子孙遂以国名为姓。按我家谱牒，南宋以前无考，南宋时由浙江慈溪迁居上虞北乡，成为当地老户，解放后叫小越乡。世代务农，就我们上世本支来说，也有通籍当官的，顶大做到七品知县。我的太高祖讳敦贤，字希斋，因系庶出，



▲1916年罗振玉(时年51岁)携其长孙罗继祖(时年4岁)漫步于日本京都。



祖遗产养活不了，遂流寓江淮，后来历充盐司、河督的幕客（俗称绍兴师爷）。晚年告老，得了一笔钱，经营起商业，发了财。我的高祖讳鹤翔，字翼云，以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历知泰兴、赣榆、高淳、江宁诸县事，终于高邮州知州，当官以干练著称，但年仅四十三就去世了。我的曾祖讳树勋，字尧钦，承父业定居在淮安城内，田产以外兼营质库——恒益典，因自己不善经营，委托又不得人，不几年就弄得亏负累累，不能家居，幸而捐过候补县丞，不得已避债出走，得署江宁县丞，后来又历署海州州判、徐府经历、清河县丞，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乙巳十月，年六十四岁。

清同治五年丙寅（1866）六月二十八日子时，祖父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南门更楼东寓庐。母范淑人，山阳副榜举人范咏春以照长女，生了五子六女。长子振鋈字佩南，早故；次子振镛字偶笙，出嗣；祖父次居三，初名振钰，字叔宝，又字式如，后改今名，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

谈到家世使我祖父念念不忘的是两代太夫人。一位是她的祖母方太淑人，方太淑人籍安徽桐城，桐城方是大家，明清两代出了不少名人。太淑人是翼云公的继配，翼云公生二子一女，一女是前室缪太淑人生的，嫁山阳何氏。二子皆太淑人生。长即尧钦公，次仲宣公，名树棠，同治六年举人，终浙江遂昌教谕。太淑人青年孀居。翼云公在兄弟中次居三，希斋公遗



▲1937年罗振玉全家合影于旅顺扶桑町寓居东楼正厅。中坐者为罗振玉(时年72岁)及其继配夫人丁大年,后排右二为罗继祖(长孙)、右三为罗福成(长子)、右四为罗曼华(孝纯)(王国维儿媳)、左一为罗福颐(五子)、左二为罗福葆(四子)、左三为陈文珍(罗继祖夫人)。

产甚丰,诸子多不学好,任意挥霍祖产,反而垂涎三房当官有积蓄,于分家时,兄弟们竟不顾念三房孤寡,把三房摈外不给分。方太淑人慷慨让产,不去争执,并且于清河县立了案,率尧钦公兄弟侨寓淮安,自立门户。祖父小时,太淑人主家政,令一老仆司厨,凡事禀承,一门雍穆,不肃而严,祖父曾把他小时的生活,描写为“日处春风化雨中”。方太淑人的懿行很多,具见祖父《上虞罗氏枝分谱》(《辽居杂著乙编》)中。

家
世

一位是他的母亲范太淑人，太淑人性严毅，有时褊急，因此，人们说祖父有点秉母性，其实祖父秉母性不只这一点。典当亏累后，家境一直处于困难中，日常生活都为难，一遇到儿女婚嫁就更形捉襟露肘。太淑人因为房产是方太淑人辛苦手置的，忍饿也不肯放弃还债，直到祖父三十岁去上海，有了生机，才逐年把宿债还清，过了几年安静的日子。太淑人性慈祥，对左右邻人来求帮助的，虽然自己也在困境，总要设法去帮助人家。邻人有因穷或别的缘故而吞鸦片自杀的，常常叫祖父用药去解救，因而救活了不少人命，就是在深更半夜也一定叫去。祖父一生以博济为怀，可以说是禀承母教。如果说祖父还有禀父教的地方，那就是在仕途上不汲汲热中钻营向上爬，曾祖大半生在外都是署缺，而自甘淡泊，从来没有向上级干求过。

祖父为了报答两位太淑人的劬劳，打算把淮安老宅改为祠堂。建祠的费用即从祖产中自己所得的一份和我父亲罗福成承继长房的一份作价建祠，但这个计划被几个身无薄技坐吃山空的庶弟所干扰，未能实现，祖父每引为恨事。

我家迁淮以后的生计，主要靠田产和典当，开典当为期不长，因亏负而闭歇，仅有田产，田产的总额还不够还债的，所以生活困难，百计弥缝，才勉强得过。太高祖以上是农民，太高祖当了一辈子师爷，是吏不是官，高祖做了几任地方官，但曾祖没有能继承下去，仅混上一个佐贰杂职。所以按成份

说,只算是个城市小地主。溥仪写《我的前半生》硬派我家是累代书商,祖父是书商世子,不知是哪位好心人捏造出来而被溥仪所深信。从商业性质看,开书店比典当要高尚得多,典当专剥削穷人,而书店虽有剥削,但它能给读书人以精神食粮,中国文化的传播,是从五代和宋以后,刻板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书店作为沟通纽带,是有功的。如南宋临安的书籍铺和福建建阳诸书业,至今挂在入口。是不是溥仪有意高抬我家,显然不是,因为造谣者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溥仪竟全是受蒙蔽。



青少年时代

幼学与交游

祖父四岁识字，五岁入塾读书，聪颖过人。塾师是山阳一位老拔贡，本是尧钦公的业师。由于体弱多病，家里督课不太严，而读书善悟，每为塾师所惊异，方太淑人在诸孙中也特别器重祖父。十五岁读完经书，开始下笔学作诗文，因为兴趣广泛，又想学刻印，拿一百个制钱从卖旧货人手里买了一颗汉人私印，佩在身上，作为师法，从此产生了好古之癖，可见祖父一生好古，幼年就已植下根基来了。十六岁开始学作八股文。这年的春天，尧钦公送长次二子回乡应试，祖父八股文刚好能做半篇，估计不会取中，也叫随去观场，没想到竟以第七名入了县学。这一次出门，不仅考中秀才为可喜，而且大开了眼界。在杭州郡庠看到宋高宗写的《孝经》石刻和仪征阮氏摹勒的《石鼓文》，还亲手拓了一份《石鼓文》带回家。游西湖，看到山上的唐宋人题名，摩挲流连，不忍离去，想买一份

拓本，但买不到。于前辈学者中，在郡城醉经堂书店不期而遇到乌程汪谢城（日楨）。汪高龄已七十，时正做会稽教官，是一位饱学而知名的老先生，谈了几句话就很契合，老先生把他辑刻的一部《荔墙丛刻》赠给了祖父。这一年老先生就死在



任上。另一位是桐城吴康甫（廷康），以藏古砖著名，年纪比汪还大，送了祖父古琴拓本四幅，求他的著作，说还没有整理成书。

▲1916年春王国维（时年40岁）返沪前与罗振玉（时年51岁）合影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永慕园。

回家后，尧钦公受不了债家的追讨，急于要出门避债，正好得到补缺的好消息，就去应官上任。家里的事交给范太淑人掌管。考虑到长子佩南公为人太老实，怕应付不了，就叫祖父助理。祖父当时才十六岁，平日不出书房门，不得已勉强接受。祖父在《集蓼编》里说：“府君将债单并令司田租者山阳



▲罗振玉的晚辈们合影于1937年。后排右起：罗振玉第四子罗福葆之长女筱晴、罗继祖之妻陈文珍、罗振玉侄女罗昌霖、罗振玉妻范氏的侄孙女孟华；前排右起：罗振玉的侄儿昌霖、罗继祖的长子安国、罗振玉的侄女昌雯。

程西屏一一与予接洽。予阅单不胜惶骇，汗出如浆，初见司田租者，如接大宾，几不能措一辞，久乃相习。”（《贞松老人遗集》甲集之一，1941年版）。这时祖父一日之中，既忙应付债主，又为家中生活而奔走，晚饭后才得读书。每晚都要耗费两盏灯油，等油已烧尽，则已听到鸡叫天亮了，然后才能睡一小时。这样过了一年，以致患了严重的失眠症，身体日益羸瘦。

没有钱就医,听之自然,后来慢慢才好了。不过失眠症到老年后还时时要犯。

当时兄弟间思想有点分歧,佩南公认为要振兴门户非从致力科举下手不可,所以在这方面很下功夫,而祖父似乎对科举不抱多大幻想,认为科举中不中完全操在人家手里,惟有潜心学问才是操之于己手,人家抢不去。但是尧钦公相信算命瞎子的话,说祖父命里应得科第。祖父为了安慰亲心,不得不屈从,从山阳杜宾谷(秉寅)学做八股文。结果,佩南公光绪壬午年(1882)乙酉(1885)两次下场都没有中。丙戌(1886)八月,染时疫病歿。祖父也是壬午和戊子(1888)两次下场不中,从此就绝迹棘闱,不再存侥幸之想而专一搞学问了。祖父入学第二年到江宁省视尧钦公,得到一部《皇清经解》,如获异宝。拿回去之后,计划每天读三册,在一年内把全书研读了三遍,于是学业大进,深通清人经史考据之学,同时对传世的金石文字也特别注意,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来看待。自己曾说:“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基于是时。”实际祖父一生治学的坚实基础,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不信,可以拿祖父十九岁时著的一部《读碑小笺》作证。《读碑小笺》著于光绪甲申(十年,公元1884年),我手内存的刻本,扉页题“光绪十四年孟春刊”,是先祖母范太淑人拿自己戴的簪珥换钱刻成的,薄薄二十一页的书,共收笔记九十九条(小序作“百则”,举成数),主要内容是以金石证经史,开头两条就



是用碑刻订正段注《说文》的。书里订正《金石萃编》的竟达十九条之多,其他则《集古录》两条,《金石录》三条,《中州金石记》两条,《字汇》、《正字通》、《宝刻类编》、《授堂金石跋》、《关中金石记》、《曲阜志》、《清河书画舫》、《书画跋跋》、《虚舟题跋》、《史通》、《晁氏读书志》、《避暑录话》、《蚁术编》、《滇黔纪游》各一条。如果不是遍读群书又能融会贯通,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而且文字简练,论断精严,看来很不像出于年才弱冠人的手笔。无怪十三年丁亥(1887)又刻了一部《存拙斋札疏》,竟被德清俞曲园(樾)误认为本朝名宿,摘引了好几条于他所著的《茶香室笔记》中,曲园先生是当代经师,地位和誉望又在汪谢城先生之上,不知祖父那时仅是刚入学不久的一个青年学者。后来有人把这本书送给江宁汪梅村(士铎)看,梅村先生也是誉满大江南北的著名学者,时年八十余,眼睛几乎失明,口授人写了一篇跋,评价是“考证极多精覈”,“年裁逾冠,斐然有成,后来之彦,非君莫属。”祖父平生,很不愿意受人表褻,这篇跋是别人代求的。

祖父一生治学至老不倦,而发端却都在幼年时,辙迹历历可寻。我写《永丰乡人行年录》时,认为十五岁买汉印为有印癖之始;十六岁摩挲西湖诸山铭刻不肯去,为癖金石铭刻之始;十八岁买淮安钦工镇出土的古镜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岁著《读碑小笺》为著书之始;三十八岁到广东收买南海

孔氏岳雪楼藏书为藏书之始。今更加补充,十六岁手拓“石鼓文”为肄习篆籀之始;二十三岁得山阳阮葵生《风雅蒙求》稿本,授人印行,为谋传刻前人遗著之始;三十岁到上海创设学农社,发行《农学报》,为留心世务坐言起行之始;三十三岁设东文学社为留心教育并谋求沟通国际文化之始;三十六岁创办《教育世界》杂志为我国教育界有专门刊物之始。遗



▲罗振玉摄于1934年。

憾的是,辛亥革命给了祖父心灵上一个极大创伤。以后只能在“博古”上继续发展,而“通今”就长期停顿下去。

提到交游,祖父在淮安的交游并不多。《永丰乡人稿》甲有一篇《前安徽建德县知县直隶州用路府君(峴)墓志铭》说:“振玉以光绪癸未冬初识君……折节定忘年交,遂晨夕过从,无间寒暑,时丹徒刘君梦熊、铁云兄弟、山阳邱君崧生、吴县蒋君黼,并草堂客也。每就君园林,各出金石书画相娱乐,或剧谈痛饮,抽毫赋诗……”可见当时称得上“志同道合”的交游,不过寥寥三五人。现在分别谈谈。对祖父影响最深的要



▲罗振玉第三女罗曼华[孝纯](王国维儿媳),与其堂妹罗昌雯、罗昌霖及堂弟罗昌霖 1937年摄于旅顺。

算这位路先生。路先生字山夫，陕西周至人，翰苑世家，以荫子参军幕，积资做到知县，因赋性耿直，不肯逢迎上司，被劾罢官。他又是个廉吏，做了十年官，连回乡的旅费都没有，后来就流寓淮安，直到老死。他和祖父订交在

光绪九年，祖父才十八岁，他的年龄比祖父加一倍，所以说是“忘年交”。路先生襟怀旷达，有学问又有收藏，祖父说：“君平生负奇气，好纵横术，既罢官则萧然断世虑，风味如齐梁人，雅善法书，受笔法于道州何先生而私淑安吴包先生，故所作楷隶具两家之长，诗近韦陆，顾不多作……”（见《墓志铭》）可以想见路先生的为人。其次是邱崧生，邱先生字于蕃，号啬庵，后改名宪。邱家从明朝初年由浙江宁波搬来淮安，到清末已经是五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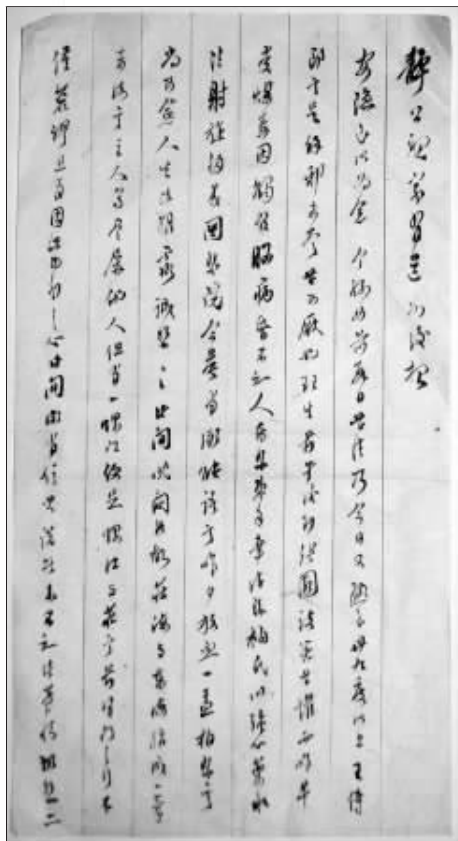
年的老户了。邱是诗礼世家，清初出过几个在文学上较有名气的人。邱先生青年时，家境还好，所以祖父给他写《墓志》说：“予以光绪戊子（十四年，公元1888年）初与君订交，时君方壮盛，先世有遗产足自贍，蒔花种竹于所居左右，列图史日与朋侪以词章金石书画相娱乐。”（《永丰乡人稿甲·直隶候补直隶州知州邱君墓志铭》）后来因子女婚嫁，又不善治家，便日益衰落了。但邱先生还是有自己的抱负的，祖父说：“是时天下实已多故，酒酣相与感慨时事，君尤扼腕，谓救时首在饬吏治，亲民之官纵欲败度，于今极矣。思欲一为县令，好作政教为天下式。君平日自期许如此，……庚子夏间，君以贫故入资为令，将就所知求官于近畿，意此或得遂平生之志矣。乃闻意气殊沮丧。及今年夏，君以益贫且病，将归淮安，邂逅于沪渎……乃不数月而遽死矣。”（《墓志》）祖父于癸巳（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曾充邱家西席。不知是谁，借此在溥仪面前编造了一大堆瞎话，使溥仪深信不疑，笔之于《我的前半生》，在这里先不谈。两位刘先生梦熊字渭清，铁云名鹗，初字云抟，后改铁云。祖父和渭清先生订交较早，铁云先生，据蕙孙表兄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一九八二年八月齐鲁书社版）说，甲午（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才见面，但在前几年已经互通书问了。祖父与蒋先生订交也较早，蒋先生初字覲宸，后改伯斧，在上述诸人中，祖父和蒋先生的踪迹最密。癸丑（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祖父写蒋先生墓志说：“予交



君垂二十年，出处与共，方在淮安寓居，过从无虚日，在上海居比舍，日数见，当世贤达以人才询予者，必首举君以应。故予客粤中、客吴下皆与君偕，出则连轸，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主予家者半岁。”又说：“学部肇建，旁求俊乂，予称君学行于尚书蒙古荣公，并移书劝君，期以及时建白，君乃翻然应召。”蒋先生不仅和祖父在上海同创办学农社，而且祖父到广东参议学务和到苏州创办师范学堂都在一起，在学部虽未补上郎中实缺，但和祖父一样授为二等咨议官。蒋先生为人谨饬有余，发皇不足，性又濡缓，著作都未能成书，仅祖父给他印了《沙州文录》一卷。铁云先生在诸人中又另一格调。祖父说，“铁云振奇人也”，又“放旷不守绳墨。”（《五十日梦痕录》，《雪堂丛刻》本），尽管性格志趣不完全相同，交谊却很好，先做他家的西席，后又结成亲家，即我的大姑母嫁铁云先生的第四子。祖父把他的一生事迹写在《五十日梦痕录》里，可当铁云先生一篇小传读，余详《铁云先生年谱长编》。

教私塾

祖父早年遭遇已如上述，当日一面助理家政，一面读书。二十岁和佩南公同治金石之学，家无藏碑，有山东碑帖商人刘金科每年带着山东、河南、陕西许多古碑刻到淮安贩卖，买



▲罗振玉致王国维书札手迹。

为了纪念这件事,托人画了一幅《赁碑图》,又写了一篇《赁碑图记》(《面城精舍杂文》甲集)说:“记我鸰原之痛,且以志寒士为学之非易也”。

丙戌(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八月,佩南公病歿后,家境更困,家庭间,终日愁惨。方太淑人特告诫祖父说,你母亲不肯割产还债,志虽可嘉,但甘心受穷受逼,未免太愚。今后应一面割产的一半还急债,减轻内顾;一面让你得脱身出门

谋生,这样才能打破僵局,更兴门祚。祖父受命,但当时米价太贱,田不好卖。于是到江宁和尧钦公商量,兼图谋事。结果碰了钉子回家。这是第一次的失望。祖父有一次代人作孝廉堂经古卷,得到清河崇实书院山长南丰刘慈民庠的赏识。刘

先生也是西江的一位名宿，因老病托祖父代阅试卷。祖父给他代阅一年不受酬，刘先生不过意，把祖父展转介绍到海州去修《州志》。这时尧钦公正调去做州判，一接谈，才知道修《州志》本是地方士绅的一项利源，不许外地人染指，因而谈不拢。这是第二次的失望。好在前一年已经由邱于蕃推荐了山阳刘氏一家私塾作塾师，一年的修金二万钱，本来还有清河吴氏一家，脩金比刘多，但吴家在直隶大兴，要远离家门，只好弃远而就近。同时祖父还订有刻印笔单，文为“陆庵仿秦汉篆刻润例：石章每字洋半元，象牙竹根黄杨倍价（以上成文加半），极大极小倍价。边款每五十字洋一元。劣石不刻，文字不通不刻，金银铜铁珊瑚琥珀犀角晶玉瓷窑古砖古瓦，一概不刻。庚寅孟夏，陆庵主人白。”馆脩既微，印润又能补助多少，不过比在家坐食，全无进项要好些。

在刘家教馆三年（庚寅—癸巳），第四年移馆邱于蕃家，在邱家也仅有一年，又移馆丹徒刘氏，岁脩加到八万钱，时物价贱，对于全家生活还是有补助的。在刘家教馆时间不清楚，大概也不过长。两年后，由蒋伯斧做媒，大姑母和铁云先生第四公子订婚，姑丈名大绅，字季纓，后改季英。祖父稟尧钦公说：“刘云抃昨托蒋觐宸兄作伐，为其少郎聘阿团（大姑母乳名）……云抃少君，曾从儿受学，今年十岁，天分甚好。”这几年，家中连遭不幸，佩南公歿后，接着就是方太淑人、范氏祖母、王氏嗣祖母。范太淑人和祖父支持门户，心力